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丛书

契丹族文化史

冯继钦 孟古托力 黄凤岐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黑)新登字1号

责任编辑:江 红

封面设计:安玉滨

书名题字:冯永谦

契丹族文化史

冯继钦 孟古托力 黄凤岐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171号)
沈阳东亚研究中心电脑部制版 沈阳东亚研究中心印刷厂印刷

字数:425.6千字 开本:858×1168 $\frac{1}{32}$ 印张:17.6

印数1—1 000

1994年8月第1版 1994年8月第1次印刷

责任校对:冯继钦

版式设计:张 岩

ISBN 7-207-3000-2/K·335

定价:25.00元

序　　言

“文化”一词的涵义，至今虽仍众说纷纭，但也有某些共识：它是复杂的社会现象，反映一定历史时期中，人们在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所达到的水平和能力，是人与自然、社会的全部复杂关系种种表现形式的总和。

文化的民族性是相当明显和突出的。各民族产生之同时，也就形成带有自身特点的文化。同一民族，大体有相同类型的文化，这是民族界线的重要标志之一。文化界线等一旦消失，民族融合也就基本完成。按族别区分文化类型，是科学的分类方法之一。

—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学术发展，契丹文化似乎可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它是研究契丹民族文化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契丹文化的研究，应置于契丹历史和中国历史之中，因为二者不仅是产生它的小背景和大背景，而且理所当然是二者的有机组成部分。任何孤立或变相孤立地研究契丹文化，都可能陷入迷茫之中，或得到事倍功半的结果。

如果文化发展的阶段性不明，则许多问题不易搞清，从而严重影响对其系统性的认识，规律性的探求。故契丹文化史的分期是个应当认真考虑的问题。对此，本书作者虽无专文论述，但采取了隐暗分期法，将一千年的契丹文化史分成三个时期：辽朝建立前为第一时期，辽朝为第二时期，辽朝瓦解后为第三时期。形式上是以契

丹族的政治发展变化为依据，其实并非完全如此。辽朝是该民族的辉煌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契丹族的经济及由此而决定的文化面貌，与辽前期相比，显著不同。辽亡后，契丹人居处虽进一步分散，但大体都在农业经济和牧业经济两种区域里生活。部分契丹人的农业文化越来越深，另一部分契丹人仍固守牧业文化阵地。由此而导至这个民族汉化、蒙古化和伊斯兰化的几种归宿。

匈奴、鲜卑、乌桓、柔然、突厥、薛延陀、回鹘、奚和源于鲜卑、匈奴的契丹等我国北方诸族的文化，微观言，实有千差万别之点；宏观论，却有许许多多相似乃至相同之处。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整体看，至少契丹文化第一时期可作为上述诸族的牧业文化之典型。这点，并不奇怪。在契丹文化第二、三时期里，相当一部分人的汉化急剧加深，并完成与汉族融合的过程。契丹文化的这种巨大变异，也可作为匈奴、鲜卑、乌桓、突厥、奚等民族文化变异的代表。有鉴于此，深入研究，细致剖析契丹文化的发展变化，在北方诸族中具有明显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至少对某些事物可举一反三。

几年来，中国史、契丹史的研究已注意到契丹文化的内容，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论文发表，这是可喜的现象。作为开端，应先着眼于具体、局部和断代等问题的探讨。尽人皆知，不搞好微观研究而急于俯视鸟瞰，易于陷入空洞的说教之中。然而随着事物的发展，更需要了解契丹文化发展的连续性、系统性、完整性，特别是其规律性。从微观研究到宏观综合，由细节之探至体大之论，当是学术研究的一般轨迹。于是在大量微观研究的基础上或同时从宏观角度涵盖其具体、局部、断代等问题的研究，就成为迫切需要。只有这样，才易于提取理论，并升华为规律。应当说，这是时代的要求，历史的责任。当然不是说，契丹文化的微观研究已经充分了，其实，许多问题尚需透僻入微，以求其精深。

二

长期以来，某些人由于大汉族主义正统观念的束缚，对北方民族契丹的认识模糊，甚至怀有轻视的心理。总觉得他们生活在“腥膻之乡”，“无礼仪”可言；建立的政权，属“羊犬之国”，“无文化”可论。即使有零星文化，也没能形成“史”的系列。故业绩、地位被忽略，文化似有若无。很多文化史专著，分类文化史专著和文化史辞书，没有或很少记载契丹文化。这种不公允现象，至今仍没能很好的纠正。

然而本书却站在中华民族的高度，从几个方面入手，以纠其误，以正视听。

契丹在战乱频仍的岁月里，遭到多次打击而不垮，并先后创建辽朝（907—1125年）、西辽（1124—1211年）和后西辽（1224—1303或1306年）三个政权。后西辽即位于今伊朗南部的起儿漫王朝。辽朝曾取得与五代，继之与北宋并列的地位，甚至军事、政治上成为东北亚代表。契丹人的勇敢、顽强的意志，开拓的精神，赫赫的功勋，谱写了英雄的历史。英雄民族必然能够创造光辉灿烂而又丰富多彩的文化。

作者客观地指出，中原的封建文化虽然高度发展，但并非十全十美；契丹人的草原文化固然有某些落后方面，但却包涵许多社会健康发展的积极因素。如务实、开拓、尚武、不畏艰苦、勇于进取、高度的畜牧业技术、经略北疆的经验和治理不同民族的政策等，这些，不仅对自身发展起有促进作用，而且给中原乃至中国历史都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应把契丹看作中国历史发展中的积极因素。

辽代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制定尊孔崇儒基本国策。于是契丹儒士纷纷以弘扬儒家文化为己任，使儒学北渐，道统不衰。某些尚未完全脱离游牧的契丹人也重仁义，尚忠孝，慕贞节，求德行。辽亡

后,许多契丹人的儒化迅速加深。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化加深意味传统文化核心部分在契丹民族中不断壮大。这点虽常为治通史者、治儒家学说史者所忽略,但作者却设专门章节进行深入考论。

对契丹族“多向思维”进行潜心研究,发现契丹人强烈地表现出“中国人的特有心态”,从而构筑“汉契一体”之中华观念。汉契一体与古老的“华夷一体”,“九州四海一家”等理论,既一脉相承,又有自身特点。这是中华诸族在这个古老国度里,经几千年实践所形成“凝聚力的进一步发展”。契丹族的中华观念具有重要意义,是民族理论的“重要突破”,是边疆观的“进一步发展”。

作者不仅写出契丹族的重要历史地位,而且由不同角度反复论证了契丹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历史文化方面有力地说明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这个重要事实。同时也非常明显的以它作为本书的指导思想之一。这种思想的有力的贯彻,就能更好地克服大汉族主义正统观念,有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

三

契丹民族虽有丰富的历史内容,但记载这支少数民族的资料却很少,特别是辽朝建立之前五百多年和辽朝瓦解后二百多年的资料更少。其中,有关契丹文化的资料,与其说“很少”,不如说“奇缺”。这是契丹通史和契丹文化史的研究长期不能深入,甚至迟迟不敢问津的重要原因之一。基此,撰写是书实有相当的难度。作者深知,如不相应地缓解这个问题,此书断难成功,至少要严重影响它的学术质量。于是便采取许多有力措施,长年埋头于资料的搜集、整理、考证等一系列的工作中。

积极开拓资料空间,扩大史源。不仅重视文献资料,而且深入

到有关的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人口学、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地理学和自然科学等领域中，从多方位、多层次中寻索资料。这正反映了史学与其它学科的有机联系及史学综合性的特点。

仅以文献资料为例，作者对有关的史书、杂录、笔记、诗话、奏议、信札、佛典、道藏、画籍、舆图、方志和译文等旁证博引。那怕是夹杂在浩篇巨著中的只帙片语，只要知其踪影，就不嫌其少，不避其烦，而尽量求之。如此，方心安理德。虽劳神误时，但并不懊悔。

某些重要史料，常被层层“迷雾”掩盖，甚至深藏若虚。故长期以来如珠沉海，似玉隐山，而没能显其光彩。为此，作者努力探幽求隐，钩稽深沉，综合考校。是书使用某些史料，就是通过这种方法得到的。有的史料一旦运用得当，就能发挥重要作用，甚至说明关键性问题。

作者对先贤时人的每项研究成果作到尽量搜集，反复阅读，以求理解和掌握。凡被引用，都注明出处。受作者委托，特在《绪论》中表示感谢，以示庄重。有些观点，正是作者长年的研究结论。是书集中传递了契丹文化的研究方向、动态和水平。

通过上述种种措施，多数章节的资料可谓翔实；某些章节的资料虽不富赡，但大体不妨碍起笔论证；资料不足的部分，无论是书多么需要，也不敢冒然设章立节。从而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资料之奇缺，并奠定较为坚实的资料基础。

作者虽然努力缓解资料之奇缺，但使用资料却非常慎重。始终恪守“孤证不立”的原则，从不匆忙下结论。“学者之患，莫甚于执一而不化”（《日知录·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作者对大学者顾炎武这句名言颇有体会，故深感取信一本书，一家书，一派书的危险性。《辽史》纵然可贵，但简缺，舛误等是二十四史之最。契丹人《墓志铭》等同样有隐恶扬善，谀颂粉饰之通病。相当一部分汉文资料是附丽于汉族统治阶级的文人，在大汉族主义正统观念制约下记载

的，诬陷不实之辞不胜枚举。作者对上述种种情况有足够的警惕，基此不能不耐心、冷静地使用芟误、伐伪、订讹、拾遗、正本、清源等考辨手段。

四

契丹驻牧地区，干旱、少雨、多风、严寒，无霜期较短。这种自然环境宜于发展畜牧业。在契丹族的漫长历史中，畜牧生产占据明显的优势。马羊牛是主要产品，狩猎、捕鱼、农耕是畜牧生产的必要补充。手工业、商业大体是围绕上述情况而存在和发展的。这种情况，特别是在契丹文化第一、二时期里尤为明显。由此而决定了契丹文化的基本特点。

畜牧业不仅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形式，而且足以导致不同于农乡、城邦、水域等居民的衣食住行、生活方式、社会制度和战略战术。同时，也产生别具一格的精神文明、家庭结构、风俗习尚、音乐舞蹈、宗教信仰、心理素质等。

契丹人髡发左衽，皮毛以衣；羊牛为粮，漁酪以食；车马为家，毡帐以居；维系部落，随阳以徙；四时捺钵，畋猎以娱；精于骑射，崇武尚力；豪放慷慨，勇于进取；同姓不婚，家庭简易；人口消长，有因依序；音乐舞蹈，豪放多姿；礼仪鄙朴，葬俗有异；信仰虔诚，诸教并蓄。从这里既能听到牧歌笛声，又能看到儿女长情；既能听到骏马嘶鸣，又能看到刀光剑影。其实，契丹驻牧地区是当时我国产生牧业文化亦称草原文化的重要基地之一。由此而使得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更加丰富多姿。故牧业文化应作为契丹文化的基本特点。这个特点的种种表现已引起作者的认真思索和深入探讨，在是书中立有专门的章节目，予以相应的地位。

在中华大地这个特定环境里，契丹从登上历史舞台起，其政治、经济、文化就与中原汉族发生极为密切的关系。以契丹族为代

表的草原文化之强大的活力进入作者笔端。该民族从祖国大地北部不断抒发草原气息。这种“气息”随着强劲的“朔风”逐渐南下，常弥漫黄河流域，轻拂于更南的广大地区。在牧业文化与农业文化的长期接触中，前者陆续向后者注入“新血液”，新因质，使农业文化不断获得生机勃勃的活力。

与此同时，具有悠久历史的汉族农业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核心部分即儒家文化浩浩荡荡地北上。勇于开放和进取的契丹民族积极、主动地汲取，耶律德光接管燕云后更为明显。集中表现在儒化、汉化不断加深的趋势上。典章制度修举、萨满教势微、仁义道德强化、姓氏名号递变、衣食住婚姻家庭的调整、社会经济结构中牧手商农等比重的升降等，都可以反映汉契文化交流、影响，南北文化融合、统一的迹象。耶律履、耶律楚材、耶律铸、耶律希亮祖孙四代的思想、观念，似可作为这种交流、融合的代表。

契丹文化的变化有力地说明中华民族文化“一体多元”这个重要事实。契丹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应作为该民族文化的另一一个重要特征载入史册。从《契丹族文化史》一书里可看到这种变化的轨迹和某些规律。

五

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去陈、谋深等是不容商榷的原则。史学研究，也当如此。它贵在创新，无新，将空疏僵化，不足以推动史学发展。是书就其内容言，并非一般性的排列综合，而是有许多突破乃至创新。

其一，开拓领域，独辟蹊径

长期以来，对契丹历史、契文化史的研究，常局限于辽朝二百年中。然而该书却毅然突破这个框框，对辽前五百多年和辽后二百多年的契丹民族之文化均予重视。时间上的突破，使契丹文化跳

出狭小的断代性，给读者以系统感和整体感。作者使用人口学的理论和方法，估算出七个标准时间的人口数量。同时，在该族人口的分布、素质、消失、增减原因，还有人口思想和人口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等方面，提出值得注意的看法。此外，对契丹族的姓氏变化、家庭情况、中华观念、契丹文化的传承性和变异性等方面的考论，也不失为开拓和新颖。

其二、对时彦俊才的长涉之题也屡出其新

契丹人髡发早为历史学工作者关注，但因史料限制而无法窥其全貌。作者依据契丹尸体和大量契丹壁画等的考古资料，总结男女的几种髡发发型，介绍了国内最新研究成果。契丹婚姻，长期以来“聚讼不决”，作者经考证而提出，始终坚持“同姓不婚”的原则。同时，对皇族与后族的婚姻关系，几种特殊的婚姻现象及婚龄等也提出新鲜看法。此外，在契丹人的流向、文学、儒化过程及原因等方面的研究，也能祛疑解惑，精义迭出。

作者事开拓，辟蹊径的同时，又不迷陈规、旧说，敢向定论，众议挥舞斧钺，故在许多方面能够精研钩深，开途示辙，致使新见纷呈。许多观点，或足资参考取证，或顿启后学之心。这种治学精神应当提倡。就整体言，《契丹族文化史》已超出“编”的水平，不愧为“著”。当然上述所及的种种突破，创新，决非定谳，有些还需要继续论证和探讨。

是书，作为一种尝试，内容方面亦有勿需隐讳的缺憾和不足。试举几点。

某些常见而又珍贵的图片，很可能受经费、篇幅的限制而没有纳入，实是可惜。契丹人具有丰富的经济思想、政治思想，本应设专门章节，给以相应的地位，但本书只是兼及，与其它内容相比，很不协调。多数论述，具体而微，深入肌理；但对某些事物，或忙于紧缩，或只摆现象，分析功力欠缺。

契丹文化的研究是个薄弱的环节。三位作者几经努力,终于写成并出版是书。尽管有些不足,但至少可补其阙,可备异闻,有助于读者开阔思路。同时,又给这块荒芜寂寥的园地带来春天气息。我与大家一样,热切盼望今后在这门分支学科的研究中,再上一个台阶,取得长足的进步。

傅 强

1993年11月于洛阳

目 录

| | |
|--------------------------------|---------------|
| 序 言 | (1) |
| 第一章 历史上的契丹族 | (1) |
| 第一节 辽朝建立前的契丹族 | (1) |
| 一、契丹族的族源 | (1) |
| 二、古八部、大贺氏、遥辇氏时期 | (3) |
| 三、耶律阿保机取代遥辇氏自立和新旧两种势力的斗争 | (6) |
| 第二节 辽朝时期的契丹族 | (7) |
| 一、辽朝早期 | (7) |
| 二、辽朝中期 | (9) |
| 三、辽朝晚期 | (10) |
| 第三节 辽亡后的契丹族 | (11) |
| 一、金朝的契丹族 | (11) |
| 二、蒙元时期的契丹族 | (13) |
| 三、哈刺契丹族建立的西辽王朝 | (16) |
| 四、哈刺契丹族建立的起儿漫王朝 | (18) |
| 五、契丹族的流向 | (19) |
| 第二章 契丹族的语言和文字 | (22) |
| 第一节 契丹族的文字 | (22) |
| 一、契丹文字的创制、使用和废止 | (22) |
| 二、现存契丹文字资料简介 | (25) |
| 三、契丹文字的研究概况 | (29) |
| 第二节 契丹族的语言 | (33) |

| | |
|---------------------|------|
| 第三章 契丹族的四时捺钵 | (39) |
| 第一节 捺钵文化产生的条件和性质 | (39) |
| 第二节 捺钵文化的具体内容 | (41) |
| 一、春捺钵 | (41) |
| 二、夏捺钵 | (43) |
| 三、秋捺钵 | (44) |
| 四、冬捺钵 | (45) |
| 第三节 四时捺钵与契丹政治 | (49) |
| 第四节 契丹族的游猎生产活动 | (50) |
| 一、库伦一号辽墓壁画狩猎出行归来图 | (51) |
| 二、库伦六号辽墓壁画狩猎出行归来图 | (53) |
| 第五节 契丹族的游猎工具 | (55) |
| 一、渔叉和渔钩 | (55) |
| 二、扁•鼓 | (56) |
| 三、刺鹅锥 | (56) |
| 四、锤 | (57) |
| 五、“鹿叫子” | (57) |
| 第六节 契丹四时捺钵的流向 | (58) |
| 第四章 契丹族的衣食住行 | (62) |
| 第一节 契丹族的服饰 | (62) |
| 一、契丹族的早期服饰 | (63) |
| 二、辽朝时期契丹服饰 | (64) |
| 三、契丹人的饰品和化妆品 | (71) |
| 第二节 契丹族的发式 | (72) |
| 一、从文献上看契丹发式 | (73) |
| 二、从考古资料看契丹发式 | (74) |
| 第三节 契丹族的饮食 | (76) |
| 一、肉类和乳类 | (77) |

| | |
|---------------------------|-------|
| 二、粮食、蔬菜和水果 | (82) |
| 三、茶类和酒类 | (88) |
| 四、饮食用具 | (94) |
| 第四节 契丹族的居住 | (101) |
| 一、契丹游牧民族的“穹庐” | (101) |
| 二、契丹皇帝的行宫幕帐 | (104) |
| 三、契丹族的“兴板筑” | (106) |
| 四、取暖设备和常用家具 | (107) |
| 第五节 契丹族的交通工具 | (110) |
| 一、陆上交通工具：马、牛、骆驼 | (110) |
| 二、马 具 | (115) |
| 三、陆上交通工具：车辆 | (118) |
| 四、契丹皇室车舆 | (123) |
| 五、水路交通工具：舟船和桥 | (125) |
| 第五章 契丹族的婚姻 | (128) |
| 第一节 契丹族婚姻的两个重要特点 | (128) |
| 一、坚持异姓为婚的原则 | (128) |
| 二、辽朝诸帝遵循高门等级内婚制 | (131) |
| 第二节 契丹族婚姻中的特殊现象 | (136) |
| 一、与其他民族的通婚日益发展 | (136) |
| 二、对特殊婚姻现象之分析 | (139) |
| 第三节 契丹族婚姻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 (142) |
| 一、婚姻中的开放风气 | (142) |
| 二、婚龄之分析 | (144) |
| 三、一夫一妻制与一夫多妻制 | (147) |
| 第六章 契丹族的家庭 | (150) |
| 第一节 一夫一妻制家庭及其结构类型 | (150) |
| 一、一夫一妻制家庭的确立及其重要作用 | (150) |

| | |
|--------------------------------|--------------|
| 二、家庭结构的主要类型及其变化 | (153) |
| 第二节 家庭成员间的基本关系 | (158) |
| 一、丈夫的领导作用和权威 | (159) |
| 二、妻子在家庭中的重要作用 | (160) |
| 三、嫡庶关系的变化 | (162) |
| 四、公主—驸马家庭多不睦 | (165) |
| 第七章 契丹族的葬俗 | (169) |
| 第一节 契丹族早期葬俗 | (170) |
| 一、文献上反映的契丹早期葬俗 | (170) |
| 二、考古资料上反映的契丹早期葬俗 | (171) |
| 第二节 契丹皇帝的葬礼和陵墓 | (173) |
| 一、契丹皇帝的葬礼 | (173) |
| 二、辽朝契丹皇帝的陵墓 | (177) |
| 第三节 辽代契丹贵族和平民的墓葬 | (180) |
| 一、契丹大贵族墓葬 | (181) |
| 二、契丹一般贵族和平民墓葬 | (184) |
| 三、辽代的契丹火葬墓 | (187) |
| 第四节 契丹墓葬的演变 | (189) |
| 一、契丹墓式的演变 | (189) |
| 二、契丹人对尸体的防腐处理 | (190) |
| 三、契丹特有葬俗：面具和网络 | (192) |
| 四、契丹族的“烧饭”习俗 | (195) |
| 第八章 契丹人口的发展变化 | (198) |
| 第一节 契丹人口从缓慢增长至迅速增长 | (198) |
| 一、人口发展史上第一高峰的形成 | (198) |
| 二、人口数量攀上一个新台阶 | (200) |
| 三、耶律阿保机建国称帝的人口基础 | (203) |
| 第二节 契丹人口发展史上的最高峰和人口迅速减少 | |

| | | |
|----------------------------------|-------|-------|
| 乃至消亡 | | (205) |
| 一、辽末契丹人口形成顶峰 | | (205) |
| 二、辽亡后契丹人口迅速减少乃至消亡 | | (210) |
| 第三节 契丹人口发展变化中的几个问题 | | (213) |
| 一、契丹人口发展变化与经济条件社会环境相适应 | | (213) |
| 二、契丹人口增长与契丹社会发展的关系 | | (214) |
| 三、契丹人口的分布和素质发生的重大变化 | | (216) |
| 四、契丹族的人口思想 | | (217) |
| 五、契丹人口消亡是有规律的运动 | | (218) |
| 第九章 契丹族的儒家文化 | | (220) |
| 第一节 唐以前儒家文化对契丹族的影响 | | (220) |
| 第二节 辽太祖制定“尊孔崇儒”基本国策及辽代契丹族的“儒化”过程 | | (226) |
| 一、辽太祖建国至辽太宗接管燕云前夕 | | (226) |
| 二、辽太宗接管燕云至景宗朝 | | (227) |
| 三、辽圣宗即位至辽亡 | | (229) |
| 第三节 辽代契丹族重视儒家思想的原因 | | (232) |
| 一、经济的巨大变化为儒家的传播奠定基础 | | (232) |
| 二、对于国家民族统一安定的重要作用 | | (233) |
| 三、吸引汉族及其地方阶级、知识分子 | | (236) |
| 第四节 辽亡后契丹民族与儒家文化的基本关系 | | (238) |
| 第十章 契丹族“汉契一体”的中华观念 | | (245) |
| 第一节 多向思维中“汉契一体”的中华观念(上) | | (245) |
| 第二节 多向思维中“汉契一体”的中华观念(下) | | (250) |
| 第三节 “汉契一体”的中华观念之产生和历史意义 | | (257) |
| 第十一章 契丹族的姓名 | | (263) |
| 第一节 契丹族的姓氏 | | (263) |
| 一、契丹族的两大姓氏 | | (263) |

| | |
|--------------------------|-------|
| 二、赐姓 | (269) |
| 三、改汉姓 | (273) |
| 第二节 契丹族的名字 | (276) |
| 一、契丹人名字的结构和特点 | (276) |
| 二、赐名及用女真、蒙古名字 | (279) |
| 三、契丹人命名习俗 | (282) |
| 第十二章 契丹族的自然崇拜与礼仪 | (292) |
| 第一节 契丹族的自然崇拜及相关礼仪 | (292) |
| 一、契丹族对天地的崇拜 | (292) |
| 二、契丹族对日月星辰的崇拜 | (298) |
| 三、契丹族对风雨雷电的敬畏和祭祀 | (301) |
| 四、契丹族的祭山仪 | (304) |
| 第二节 带有政治色彩的契丹族礼仪 | (311) |
| 一、契丹族的柴册仪 | (312) |
| 二、契丹族的再生仪 | (316) |
| 三、契丹族的射鬼箭 | (320) |
| 第三节 契丹族的岁时节日及相关礼仪 | (321) |
| 一、契丹族固有的岁时节日 | (322) |
| 二、吸收汉族等农耕民族的节时节日 | (324) |
| 第十三章 契丹族的宗教 | (328) |
| 第一节 契丹族的萨满教 | (328) |
| 第二节 契丹族的佛教 | (331) |
| 一、佛教传入契丹 | (332) |
| 二、契丹贵族提倡信奉佛教 | (333) |
| 三、校印佛藏和续刻石经 | (341) |
| 四、契丹人崇佛与邑社 | (342) |
| 五、主要佛教宗派 | (344) |
| 第三节 契丹族的道教 | (346) |